

通志堂經解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

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胡氏傳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兆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社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

見矣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有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雖不同皆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也○今案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信而有證可以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齊地○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證古今之議而知魯變法增賦之實矣

通志堂

未有施舍已責逮解救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回本保邦之道乎憤懣君父結盟主以挑鄰怨畢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

○程氏傳見桓五年○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逆徵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盟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棠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傳衛侯使孫良夫石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謹案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

以尊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首公穀作手○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以救魯備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臧孫許爲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與師四卿並出雖無入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故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特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

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傳師從齊師于鞌齊侯使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若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紼繫馬前丑父使公下如棠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謹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魯主之見晉魯備曹之大夫爲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賈婦人賂以紀甌王馨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
若以不孝今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中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
一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
子為質而而去之卻克昧魯備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請之逮乎素婁而與
之盟○今案晉所以今齊者恃其戰勝強而力而以非義今之故國佐得以正義
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
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敵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
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
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
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表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
繩墨觀於召陵素婁之書曉然見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傳宋文公卒庚寅衛侯速

卒○取汶陽田汶陽案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者何寧之

略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

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儒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建繹殺之教畢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備遂侵我師于蜀使滅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畏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鐵經皆百八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取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快肆其禍心而不能忍也辱建君父不亦惜乎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

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儒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建繹殺之教畢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備遂侵我師于蜀使滅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畏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鐵經皆百八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取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快肆其禍心而不能忍也辱建君父不亦惜乎

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棄楚車也○程氏傳楚為強盛陵轅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

春秋張氏集注卷七

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壯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諸侯千白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黃諸野敗諸立與鄭皇茂如楚擊捷○胡氏傳夫討鄭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衛晉之憂東侵則諸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援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昔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傳始厚葬用廢炭薪有以四棺棺有棺棺君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繼其感死又為其修是奇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傳天子七月而葬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後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修為無疑矣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服之情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位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衰世浸侈

之問窮民力以事丘隴其禍夏公如晉傳杜汶陽之田○謹案汶陽之田今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傷于晉也

去疾帥師伐許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代許○愚謂晉方怒鄭之失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皇所以見其勤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傳杜汶陽之田○謹案汶陽之田今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傷于晉也

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傳取汶陽之田棘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

孫良夫伐唐咎如唐公羊作將穀梁作牆○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咎如討赤狄之餘唐咎如潰○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唐咎如故討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通志堂

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晉侯使荀庚來聘

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二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千伉也二千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通嗣君也○杜氏註

三月壬申

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傳歸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諸侯矣可不敬乎○愚案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冬城鄆鄆公羊作運後同○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南府鄆城縣○杜氏註鄭伯伐許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鉅鉏於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註喪夫歸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傳晉荀首如齊訪女故宣伯歸諸穀

梁山崩

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土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言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懣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

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曾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計，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名

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耳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壇，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壇爲鬼，然則諸侯宗廟有禘，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微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國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湯宮同於夫禮違制，斷爲可知。明堂位：取鄆，穀梁傳：鄆，國也。之言其爲俗儒之論明矣。其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胡氏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魯晉伯宗與陽孫微滅而書取者滅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魯晉伯宗與陽孫微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鄭悼公也。秋仲孫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傳：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卑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諸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

以卑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王號，聖人借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卑著矣。冬季孫行

父如晉。傳：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傳：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衝執紼，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主者之事故，文隱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殘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 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孔氏曰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如鼠狼免故牛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

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 吳伐邾 吳國社氏註吳郡也

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邾 邾國社氏註吳郡也

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胡氏傳稱

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

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也後雖

益熾寔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

夷雖大皆曰子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太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

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邾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鍾離也 曹宣 不郊猶三望

公也 鄭師于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 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胡氏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晉令八國

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同盟義

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

六年晉以齊鄭之服 故舉同盟之禮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

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中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三子書曰爾父死於難而多殺不辜余

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吳之君皆許之乃通吳於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則領吳車教之戰陣教之攻楚楚真

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陳伐蔡伐鄭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

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案吳之始大豈恃楚之患哉晉王而病中國亦晉有

之也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

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及戚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季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體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通志堂

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
 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
 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
 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歸之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
 曰歸之于齊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案前此取汶陽田出於
 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
 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
 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
 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卑咸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復申驪○許氏曰侵蔡報
 伐鄭也夫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其
 姬也 **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

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胡氏傳禮不可略
 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
 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
 同括將為亂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謹案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稱
 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開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
 莊姬使其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 **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則以加賜當從左
 氏○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

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
 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
 世相襲褒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 **冬十月癸卯杞叔**

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
 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

也杞叔姬雖出猶
 書為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孫使宣伯會伐邾○河東薛氏曰吳伐邾而不能殺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
 手足矣○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

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
 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
 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
 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
 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胡氏曰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
 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著伯
 通志堂

姬之以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傳杞伯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喪以歸內辭也魯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或於晉晉人懼會於蒲

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或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今案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

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今案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晉人來媵

註見衛人來媵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齊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欒書欒書伐鄭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欒書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嚭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有一月葬

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

鄆

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傳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也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夫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秦人白

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

二十五年十四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鄭人圍許

聽婦人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莫聽之鄭人圍許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者明矣○鄭人圍許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許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胡氏曰經世安民○愚案若在外而與師以復怨大臣之舉也○城中之謀皆譏其說是矣○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今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

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剽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夏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戚可謂深切著明矣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殺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性故言乃不郊也○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禮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

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來賁公羊傳三軍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齊人來媵公羊傳三

禮也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枝未反冬

也

晉侯使郤欒來聘已丑及郤欒盟欒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欒公羊為欒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欒來聘已丑及郤欒盟欒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欒公羊為欒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泰山孫氏曰公至自晉九月晉侯使郤欒來聘已丑及郤欒盟欒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欒公羊為欒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欒來聘已丑及郤欒盟欒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欒公羊為欒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夏季孫行父如晉傳季文子如晉且欒盟也○謹案公之

亦且欒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欒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

使歸又使郤欒來聘既聘而欒盟魯使行父往則以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

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欒盟而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

受盟與行父之欒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傳宣伯

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

愚案僑如之聘蓋謝戰韋之師捐歸汶陽之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能已

也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

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

通志堂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鄭人圍許

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於鄆，下謂今周公出奔也。○許氏曰：平桓之詩，夷于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愚案：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

瑱澤，公羊作沙澤，地闕。○傳七年：鄭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使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傳狄晉聽成會于瑱澤，成故也。

劉氏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議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自齊桓以來，召兵伐伐雖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三

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

使呂相絕秦，秦桓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愚案：諸侯朝王之禮，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已絕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固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晉年之盛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懷諸侯以輕王室之舉，具見矣。○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傳曹

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劉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卒於會。○秋七月，公至自伐秦。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書以伐秦致明諸侯，冬葬曹宣公。成公乃懼告臯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書以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季佗也。○徐邈曰：葬稱謚而

言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例之於

通志堂

楚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

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太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舉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師伐許

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伯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傳衛侯有疾立敬如之子術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尚存故也太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焉呼吾不獲鯁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從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昌為謂之仲嬰齊為見後也為見後則昌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執而

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愚案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事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之門此豈小失哉

卒

公羊傳十伐鄭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中叔時間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華元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

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皇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計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辜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春秋襄三十年鄭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計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辜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春秋襄三十年鄭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縣故

鍾離國贏姓後為楚邊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失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

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舉諸侯與之會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謂也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今汝州葉縣傳許靈公畏偃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註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陵獲將鉏樂懼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使欒黶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後漢郡國

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

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晉師濟河開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援
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
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
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黃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以擊其左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以矢復命韓厥卻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
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御曰蒐乘補卒利馬利兵
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力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若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若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一穀梁傳曰事遇晦日晦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公羊傳楚何以不言師王瘳也王瘳者何傷乎矢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
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君相抗勝負未決
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
勢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謂子反曰先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卒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
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土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
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
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案
寧陵本朝熙寧間撥屬拱州○傳戰之日齊國佐至

于師備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
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鉅趨過曰女不
可與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會
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犇主東諸侯
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
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諸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
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爲恥也○常山
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爲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
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
我何辜故直書以辜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
見於霸主故危之
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矣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
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伯人請于晉曰
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若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
臯乎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侯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淳曰曹之
臯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臯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

絕其位故書歸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茗丘公羊作招茗

自京師正命也傳宣伯使告卻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也而

事晉幾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郭使子叔聲伯請于晉

程氏傳真之干茗丘也杜氏註舍之于茗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

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譜不見公執季孫行

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茗丘焉此春秋別嫌

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案全案聲或作捨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

非也下書行父盟卻驪則著其釋行父矣

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驪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安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遷而奔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叔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公至自會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乙酉刺公子偃

杜氏註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案同刺大夫也公子偃

不卒戍言非其臯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臯也此內殺大夫有臯無臯之

也別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傳鄭子

夏公會于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傳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註晉

侯二卿會之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傳同盟于柯陵季孫之

而侯遠陸渚曰不重言諸侯譏君子單子與○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

目而不盟鄭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晉以為常非

謹案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

以益於鄭之報而自取盟王官之幸此同盟之所以書也秋公至自

齊危不在子代而在此會會以得免於霸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錄也

咎出奔莒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來輦而入

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小客孟子誦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

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莒莒弱以虛版○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

其世臣以長禍亂計曰莒莒莒成是貝錦哆方侈方成是南箕悲

能使閉門索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納君也九月辛丑用郊九月非所用郊也高郵孫氏曰

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圍丘秋曰明堂后稷圍丘之配

一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

春秋左傳卷之七

通志堂

春秋卜牛于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晉侯使荀瑩來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故特書用以譏之晉侯使荀瑩來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辜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冬公會單子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

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厭可知也十有一月公至

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脰公羊作軫穀梁作脰脰地闕○蘇氏曰嬰齊卒于貍脰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史其義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貍且

日殺其大夫卻錡卻犂卻至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邾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卻犂却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

之使楚公子伐諸諸公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請無川眾公使清沸驅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溫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童以甲切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計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而用嚴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所以列書而深辜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執已成矣焉公之討將以至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後世御城○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

楚人滅舒庸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庸城○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

恃吳而不設備楚不師襲舒庸滅之

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愚謂三卻童道厲公為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愚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也孰弑之晉之

樂書中行偃也曷為不言二臣弑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晚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青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遠弑之夫二人嘗以君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悼公遂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喜之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廬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公年之秋而鮑牽則齊靈公可以省母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不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公如晉○夏楚子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何為人鱗朱何帶魚則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今將崇諸侯之女嫁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遲茲而攜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者樂魚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之舉人疑若無辜故書納以正其辜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持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

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舉重於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子來聘且拜朝也若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八月邾子來朝

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註築牆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王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其豫在上何可長也○謹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宰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禁即圍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遂

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于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求下軍之佐也今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虛打地闕○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

通志堂

君成公

傳書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聵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鄆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鄆公羊作合。鄆鄭地杜氏

註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楚于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鄆。

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平王收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以不責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剝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葬鄭師伐宋楚令也杜氏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

禮也婦養姑者也○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六月庚辰鄭伯論卒傳鄭成公疾于駟請息有

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暇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我免寡人惟三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注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

禮也愚謹案士句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舉不待貶而見矣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息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獻子曰請城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杜氏註齊謚也叔孫豹

如宋叔孫豹僑如之弟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

牢虎牢故東號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皋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

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陸渾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

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案虎牢所以

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

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

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傳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處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

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共王之所

振也公如晉傳始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

自晉長檮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實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長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病也。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杜氏註在廣平府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洛州永平縣。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齊曰寡君以歲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邲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今按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齊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敵而其事不足平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楚子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彊諸侯始失政也至吳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久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於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

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傳許靈公事楚不許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遠帥師以問羣於許却懷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晉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如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妾襄公母如氏也。傳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戒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謂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冬公如晉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關而為畢寡君是

以願借助焉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開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

君也○案子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觀鄭太子于晉以成屬鄭書

曰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鄭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鄭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鄭曷為為附庸於魯鄭不勝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鄭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猶魯大夫焉交謫之也

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曰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案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計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

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

秋大雩

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

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其王於是乎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其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郢陵殺于及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

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吳人鄆人于戚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計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成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

公至自會○冬成陳

傳諸侯成陳○公羊曰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

子光救陳

殺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

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杞桓公卒夏宋華弱來

奔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皇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卑執大焉亦逐子蕩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傳鄆恃賂也杜氏註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故滅之○案呂氏以為鄆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孰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為武辭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冬叔孫豹如邾傳穆叔孫豹如邾聘且脩平季孫宿如晉宿父之子○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思案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尊卑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初三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入軍齊師齊師大敗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鄆子來朝傳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上策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城費費今沂州費縣李氏之邑○傳南遺為費費仲昭伯為亦始朝公也城費費今沂州費縣李氏之邑○傳南遺為費費仲昭伯為

故季氏城費○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廢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秋季孫宿如衛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不殆哉秋季孫宿如衛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不殆哉

八月冬十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不殆哉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傳衛孫文子來聘且并武子之言而尋孫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殺梁或作臨鄭地○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杜氏註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公羊穀梁頑作原鄭作操○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獄之為為不言大夫獄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

春秋長氏集注卷八

通志堂

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謹案左氏傳子駒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為弒也明矣弒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虎與陳侯之弟公子黃往而執之也。陳侯逃歸。楚人從之。慶虎使告陳侯。陳侯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傳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備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鄉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見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夏葬鄭僖公。聽朝聘之數。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梁作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詳案僖公方葬楚方聘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殺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并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夫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吳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若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案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桓非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謹不討所以興伐魯也

秋九月大雩 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疆鄆田之師也。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駒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蟬子展欲待晉子駒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

待疆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復公子變恃書侵蔡以舉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傳報宣子之聘

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戲鄭地○傳諸侯伐鄭中戊師于汜今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于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駟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駟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駟趨進曰天禍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地後漢彭城國傳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在柤水○杜氏註

州沛縣○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枳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文違七日不克必爾平取之五月癸亥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于宋○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利無公至自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

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華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及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氏說

通志堂

有善事則并焉猶侵楚於陳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吳甲午遂滅偃陽也

楚公子貞鄭公

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輒鄭子耳伐宋師于管牙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今年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

秋苦人伐我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

東鄙

傳晉人問諸侯之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其會者為之也

冬盜殺

鄭公子騅

公子發公孫輒

騅公羊穀作其傳初子騅與尉止有

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騅當國子師氏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馬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

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騅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氏傳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騅之辜也鄭成公卒之

初諸大夫欲從晉秦公子騅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

而騅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騅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

騅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騅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

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

殺其大

成鄭虎牢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格及制士魴鮒

夫也與

成鄭虎牢

戍之鄭及晉平○胡氏傳虎牢之戍不數年鄭者責在鄭

也戍而繫鄭者臯諸侯也愚謂臯諸侯者責在臯主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

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情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

乎故反繫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

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原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賴而軍子騅曰諸侯既有成行必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我將退也

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一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相弱所以只使半屬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親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軍季氏盡征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鄭又其後季孫宿之子公孫不穀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其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丁巳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其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不向成侵鄭大獲于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公焉且告於楚楚師至我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甘子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甘子鄭子展侵宋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

于亳城北

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陸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蕩年毋雍利毋保茲毋留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之言淪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失率石築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禁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盟晉二十餘

二千五百四

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子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過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穀梁作宵○
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秦師而弗設備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郕杜氏註琅邪費縣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鄆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鄆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傳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畢

大惡重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

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郛郛公羊作詩○杜氏註郛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郛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傳於是將早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蠆公羊作嚙○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

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驥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已

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下公羊有衍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時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臯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臯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臯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杜氏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君春秋以衛侯

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賦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若得父者失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之常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君而存大義也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冬季孫宿會晉主句宋華閱衛

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侯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使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愚案前書衛侯之奔比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舉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尊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二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

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訓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夏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公救成至遇傳齊侯圍成或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公平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或邦見

圍救患當速乃復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常山劉氏曰由不能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微也邾人伐我南鄙○傳邾

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益竊國

柄齊與邾皆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諭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渙梁戊寅大夫盟○渙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蘇氏

稱衛侯猶鄭突及忽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

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襄上駟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樂馬御改服脩官

承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

傳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

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若齊侯然○穀梁傳渙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

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劉氏傳

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

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

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

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流而大夫張亦宜矣夫宣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

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

藉韓處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致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

意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傳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穆公此

此者邾莒交伐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晉子渙梁於是執邾莒

之君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

會○五月甲子地震○杞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

人伐許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驁

偃六月次丁械林伐許次于山氏○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也

侯伐我北鄙圍成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故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鴉鵲之卒章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鴉鵲之卒章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鴉鵲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傳公羊穀梁並作閼

邾子貜卒者晉人尋殺之也宋人伐陳傳宋莊朝伐陳僕司徒叩夏衛石買

帥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航重丘人閉門而諱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圍防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齊師去之○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臧紇之室使

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辜賊曰臧紇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

陳冬邾人伐我南鄙傳為齊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

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

朝者所以懲淫惡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

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晉人執

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

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

也○愚謹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秋齊師

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

其國幾亡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

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

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狄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邾宋太子與郭榮謀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

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舉於天下也曹伯負芻卒

于師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楚公子午帥師伐

鄭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

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

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一

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戰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

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曹滑甯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

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

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杜氏註祝

志平原郡祝柯地諸齊州禹城縣齊邑○傳諸侯還自沂何縣今屬濟南郡後漢

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案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晉人執邾子

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愚

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

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為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

取邾田自鄆水

杜氏註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鄆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傳見上文

孫宿如晉

傳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齊侯卒乃還

傳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

禮○愚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憚惟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

仲孫蔑卒

為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賢有足法也

齊殺其大

夫高厚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

夫高厚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

夫公子嘉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鼻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臯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則書同盟云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祀

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蔡殺其大夫公子燹

梁作蔡公子履出奔楚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變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燹此何辜矣故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畢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公子黃之偪也諸侯曰與蔡司馬同謀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

何恃而叔老如齊

傳齊子初聘于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

漆間丘來奔

杜氏註二邑在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

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間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

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邾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間丘邑也為為不言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邾庶其傳漆一邑也間丘邑也為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書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卑亦見矣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
竟舜皆原於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
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曹武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夫

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壘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社稷

往助其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於令

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計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辜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

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

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吾父事

離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舒之爲大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

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辜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勾卒

傳杞孝公羊作鼻○杜氏註界我庶

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鄰叛人邑今又納鄰叛人也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懇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

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
慶虎慶寅黃人納公子黃穀梁傳稱國以殺皇累上也及慶寅慶寅亦也○呂
氏曰慶虎慶寅之舉不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殺
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趙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
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

于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樂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
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
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
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
固官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權矣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繅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
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師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
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
公宜于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
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樂
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樂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
之耳○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
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其知有君臣之分者

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嘆或泣而樂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夫
奔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
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

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何武子曰吾言於君若弗聽也以爲盟主而
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
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焚庭成郭郭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襄陵
許氏曰齊聞樂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
曰晉有樂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

豹反意奔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舉明矣○蘇氏曰鼎北之
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其待時卒能救耶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
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

己卯仲孫速卒

杜氏註孟

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
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孫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而重席新樽紇之召悼子降逆之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每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氏斬鹿門之關

樂盈

傳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樂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

齊侯襲莒

杜氏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討賊詞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舉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孟

季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齊莊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杞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彌如齊且乞帥崔杼帥師送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之遂伐莒侵介根

已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重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註○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蓬啓彌帥師送陳無宇○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

出奔楚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亦傷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者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禮以救饑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

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復問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夏五月皆為且于之役故書于朝于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師公孫叔封具鐸父襄仲懷慶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皇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為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枕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布相

慶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叩天嘆曰嬰所不唯思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赦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師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貴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違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眾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眾及處守者皆有昭

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秦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成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曰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師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舉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

之同情也故春秋治
之如下文所聚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伐鄭當陳陳者井墾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其子展命帥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
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路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
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計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
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東諸侯何獨此盟舉之之深
如胡氏之言乎愚案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
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
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舉亦
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邢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
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
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若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
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辜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
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
名及甯喜弑則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
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四年吳

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
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
彼若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辜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
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遂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
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
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
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

門于巢卒
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
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
而請臯禮也吳子闔閭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二十

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臯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若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
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諾之大叔文子聞之曰詩
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
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
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

通志堂

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遠伯王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突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或問甯喜弑衛侯則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衛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曷為書喜之舉不從未減乎愚以爲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衛共立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尊卑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革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舉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氏註

甲于衛侯術復歸于衛

術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傳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

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案春秋名術與衛侯鄭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術爲甚矣

夏晉侯使荀

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地又近戚田○傳衛人侵戚東鄆孫氏勉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復懲于晉晉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與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與者案左氏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蒍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

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于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通志

春秋左傳句解卷八

二十一

左師聞之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亨伊
○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座者寺人之譖也而獨
舉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
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子直
稱君者春秋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正其本之意其本之意也○劉氏傳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八月壬午許男甯

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遲
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干
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干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夏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于宋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節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

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
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
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
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
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鱄梁作專○

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

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

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諸朝石惡將

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
坐終身不仕○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衛侯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
之喜雖有辜而衛侯殺之不以其辜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

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寧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私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第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轉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鱗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絮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之所貴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

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皆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胡氏曰此一也也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莫不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此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衛氏之黨故石

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孫羯如晉

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三十七年齊崔杼生戚及疆而寡娶東郭姜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葵盧蒲葵曰彼君之歸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荷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葵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葵矣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公如楚

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如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朝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視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

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敗告公曰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釋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夏五月公至自楚穀梁傳公在楚閏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庚

午衛侯術卒○閹弒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復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

刀弒之○公羊傳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易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閹門者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近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于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荀勗之詩所謂為刺也晉主夏盟今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肆是屏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戍成于母家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晉侯

使士鞅來聘

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

札來聘

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傳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季

二十一

子不受也請無與于而與弟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止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謀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顧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子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邊綏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過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天之大亂札實爲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愚謹案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我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爲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爲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爲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爲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始末之信也劉質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

杜氏註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蘆縣愚案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蒯公孫寗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臯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若子以爲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冬仲孫羯如晉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冬仲孫謁如晉

傳而孝伯如
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羊作頗下同○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

君也○墨案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夏
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五月甲午

宋災宋伯姬卒

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
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
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
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
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
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倭

通志堂

夫王子瑕奔晉

倭夫公羊作年夫○傳初王僖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

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弗知僖括聞焉遂成僖成僖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韋成殺倭夫括瑕廖奔晉書曰殺其弟倭夫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穀于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庚子于暫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已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文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獲之枕之股而哭之○劉氏傳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伯有不言復入位未絕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愚

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臯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臯而萃良霄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臯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存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孰能知之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

澶淵衛地○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

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獲為輕弑生而歸葬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葬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若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過刻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墨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

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吉夫三子者之君子也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謹案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曾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二致意焉既變例書葬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夷狄以見深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

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子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鉤擇賢

義鉤則上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百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及葬三易衰衰紅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胡氏傳般亦弑而書卒于野過毀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亦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葬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合葬非禮也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莒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舉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政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陸氏辨疑曰據傳則展與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春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註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後

及罕達同虢公羊作鄭穀梁作郭○傳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案會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公子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載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請讀舊書加于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也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

使請帶馬弗與梁其踵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惡孫魯國何旱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臯其執事不辟難于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魯爭郕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郕為內諱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于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臯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臯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六月丁巳邾

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

羊疏云案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允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

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失書敗狄讖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與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與字陸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與字○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

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臯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與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臯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叔弓帥師疆鄆田傳因莒亂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叔弓帥師疆鄆田也杜氏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葬邾悼公○冬十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讖何讖爾以亂為利也葬邾悼公○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

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更之王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弒邾敖而以疾赴諸侯曷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弒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橫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弒之臯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謹案隱公弒而書莒莒為魯讖也楚麇弒而書卒為中國讖也鄭僖齊悼弒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通志堂

春秋列傳集言卷六

楚公子比出奔

劉榮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
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

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敢非子之患唯所欲

與適于南氏于皙怒既而橐甲以見于南欲殺之而取其妻于南知之執之及衝擊之以戈于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殺之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臯臯在楚也乃執于南放之於吳六月丁巳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驪帶私盟于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士子子產弗許二年春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驪氏與諸大夫欲殺之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本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臯一也昆弟爭室而臯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臯三也有死臯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櫓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臯臯上也黑有臯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臯以放乎○其子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黑謀殺良霄氏徐吾氏歸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與諸大夫謀殺良霄氏

使吏數諸其
辛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三泝乃行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伋儻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女晉生洸乃行才之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

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
季孫宿如石臼穀梁傳公口簡而不

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
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

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

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原
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執
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大小之體有褒貶

之義有盛衰之變有
施報之情無非致也
秋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
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

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
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傳旱也冬大雨雹張氏

正蒙曰雷戾氣也此中國不
北燕伯款出奔齊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臯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

示大張氏書生後

三

通志堂

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臯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殺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不尊倍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電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家當是時李孫宿襲

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偏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爾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

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備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憂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案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

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為貳焉故執諸申

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

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傳使屈申圍宋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慶封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舉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其斯之謂與○愚案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于微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舉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遂滅賴賴公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襄信縣以討賊之法書之也有賴亭○傳遂以諸侯滅賴賴遷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闕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王命乃禍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鄢

傳莒亂莒公立而不執鄢鄢叛而來○孫氏曰案襄六年莒

鄭此言取鄢者蓋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

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由於丘薊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今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中軍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

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誼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正義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季

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
 傳言擇二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
 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
 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卑○愚謂季
 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
 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
 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既卒魯遂無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卑累
 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
 申之卑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雖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
 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而有子家驩弗能用也奸
 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茲杜氏註城陽
 亭始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卑重故不
 得不錄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苟為
 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求

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
 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
 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秋七
 月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
 可乎請歸之問而以師討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公蚡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公蚡
 羊作潰穀梁作賁○蚡泉杜氏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愚案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
 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 秦伯卒 傳秦后子復歸于 冬楚子蔡
 比書而卑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景公卒故也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如姓夏
 於越其先也杜氏註越國會稽山陰縣○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瀾麻以報朱
 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瀾麻之役遂射以繫揚
 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於瑣閭吳師出遂啓疆待命于零婁○胡氏傳越始
 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弟蹇由犒師楚人執
 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城父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零婁○胡氏傳越始
 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

方執齊慶封殺之討臯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
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為
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
不可為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
氏註魯怨杞因晉取其田不廢喪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

葬杞文公○宋

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
其世子淫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
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胡
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
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蔡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
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也○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
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
鍾獲宮殿尹棄疾于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
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鋒
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寢強
冬叔弓

如楚

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愚案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
遠楚故申之會曾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收中國
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
待薳罷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
傳十一月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晉侯許
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
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
邑知臯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臯二月戊午盟
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璫璽玉積單耳不免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
已也案禮記曰戎容暨暨註云果毅貌詳此

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者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
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
齊平○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
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
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
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
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遂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王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
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涖盟
婁公羊
作舍後
通志堂

同蒞公羊穀梁作蒞○穀梁傳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

夏四月

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

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下四月辛亥哀公緡○泰山孫氏
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
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滅陳招之由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
以弟稱者著招過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辜矣陳侯信愛其弟
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
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
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寵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

弓如晉

傳晉侯築虎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
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
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
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乎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人執

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干徵師赴于楚
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翹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本不何楚人惡公
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辜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
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

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
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

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

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臯
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九月楚公
子弃疾帥師

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註招
復稱公子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
辜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今案杜
氏註云與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爾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

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臯必不加於招矣錄楚之放招而殺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臯之輕重穀梁子所葬陳哀公穀梁傳不與楚滅陳之也○泰山孫氏曰謂惡楚者得其言矣葬陳哀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國是以無所號召而許遷于夷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並云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憐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臯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憐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爲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羅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秋仲孫矍如齊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傳築郎囿季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以難民也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愚案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非也○傳齊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氏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氏往遂伐虎門公十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強來奔

仲孫矍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子伐莒取鄭獻仲孫矍帥師杜氏註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矍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三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窳固存矣戊子晉侯彪卒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傳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國弱宋華定衛北通志堂

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氏杜

註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夏作正月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

帥師圍蔡

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

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蔡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辜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陸渚曰蔡侯之卑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弑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其殘身猶宮謀於蔡蔡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虔後奔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

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氏註昭公母胡女歸氏

大蒐于比蒲

比蒲地譜云是

魯南鄙之地○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

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仲孫纘會邾子盟于

侵祥侵祥地闕公羊作侵羊○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侵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

于厥慙

厥慙公羊作屈銀○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奔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略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三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昭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略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舉其失輕重之別○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

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為惡也故諸國猶序九月己亥葬

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傳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度
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
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
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
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
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
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
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
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

因其眾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
未得○師也高偃高偃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愚案燕伯出奔名

而納之不名者其舉未至如衛朔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夏

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通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取鄭之役昔

平公之喪未之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

治也故辭公

梁作虎○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愁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

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愬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

遂奔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鄭尹

伐鮮虞

杜氏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案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

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丁縣臯歸冬晉伐鮮虞
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
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臯之也楚滅
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臯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
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傳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
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

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南蒯以費叛故○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台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蔡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者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臯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爲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愚案圍棘之與圍費皆爲國內之人叛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爲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憎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

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

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註在譙國城父縣東竟○傳楚羣喪戰之族皆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

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押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干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之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茅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闥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茅尹申亥氏○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弑君即自楚奔晉以至今年因國人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弑其君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臯而亡也楚靈君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祿有列

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底其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今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弑君之辜觀從為從而比實為首非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弑明於君臣之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而不立

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弑。傳觀從謂于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于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莫成然走告于子

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傳弃疾立比為王而己為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久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弃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存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罪於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弃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弃疾誦殺之固不得以弑書也。春秋定旱害於庶必察比不能效死而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辜。若夫分未正而以誦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秋公會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杞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

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宜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懼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愚案當時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外崇建宮室以修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不投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霸業也。○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懷夷狄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丁亥所恥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也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存周公之後
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猶憤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臯聞其憂其庸可不
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齊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
盟晉臯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臯實為幸也○胡氏傳會
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
再書平丘惡之也○杜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惠伯曰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臯公之伯
意如尤為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在
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臯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
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
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

吳歸于陳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中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滅蔡
二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

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

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有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
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三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
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曰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
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虞而諸侯不能復封
於葉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
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
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
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殺梁傅變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
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
楚滅也
不如辭之乃使士
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
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奔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
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
臯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臯死命可也若曰無臯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

于除館於西河平于懼先歸惠伯待禮○泰山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其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平召陵又以賄賂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

伯勝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

卒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莒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傳莒莒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莒公之弟夷與蒲餘侯惡公于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于鐸而善於意恢公于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與大夫殺莒公于意恢郊公奔齊公于鐸逆庚與於齊○高郵孫氏曰公殺之說皆以為莒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意勸法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意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卒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凡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氏傳有事於宗廟間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也有事于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夏蔡朝武宮廢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弃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奔蔡侯朱殺連尹奢襄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處危疑之地不

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知甚矣特書其出奔亦舉吳也

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適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戴鞅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縱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略矣

冬公如晉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皆入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尤也無伯也夫○愚案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蠻公蠻子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即新城也○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蘇氏曰楚子誘蔡

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傳案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

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婁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公陸渾之戎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春秋左傳句解卷九

通志堂

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

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確乎孛必不

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于立王猛尹氏召伯立于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於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國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墮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陳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也譜曰水戰也○傳吳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

王之乘舟豈唯光之臯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讎勝於戰以實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相舉之戰國破矣明

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

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戾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

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五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六月邾人入鄆

邾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傳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鄆邾

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

秋葬曹平公○冬

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

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鄆俘

○胡氏傳此所謂聲臯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臯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傳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穀梁傳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

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突泣歆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案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始以瘞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弭之多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臯詞也○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臯也○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弑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臯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臯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臯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胡氏

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臯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鄭穀梁

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云古鄆城也○劉氏傳奔宋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年作放干境三年聖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與素衣素裳素冠微紕屨屨素裳乘馬不蚤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臯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

秋盜殺衛侯之兄

執系○繫公羊穀梁並作輒○傳衛公孟縶和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欲以作亂故齊豹非官喜諸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憐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孟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嗣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愚謂繫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盡其兄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

弟也靈公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非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衛侯之兄繫以深辜之也
寧公羊作寧後皆同○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士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懼以歸○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

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

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

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慚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

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殺華氏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濰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僕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為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備公子朝收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

丘大敗華氏聞諸南里楚遠越帥師逆華氏○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者

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賊者而不言備有入于朝

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

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

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

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臯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作莊

冬蔡侯朱出

奔楚

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

故晉得輕
進退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
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

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
司馬竈如莒盟盟莒子如齊治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
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

受而戮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
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編華武皆至奄傷傷省職士平出奔楚○胡氏傳華向誘殺華公子又劫其
君取其大子與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辜
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
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意於敗也固請追賊而宋又從之則
皆辜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
譏宋之縱釋有辜不能致討曰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凡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
見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羊作蒧○穀梁傳蒧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
以蒐事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

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于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
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威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
禮防不與上下相與以樂愾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車旅以律朝廷既
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于朝廷人倫逆

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
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王予朝賓起有寵於
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禽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而願殺之又惡王于朝之
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
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人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
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綺氏
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孟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士于單氏

王王室亂

杜氏註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連亂故○傳葬景王王子朝因
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

逐劉子王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
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昔盟而克者
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免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
以說劉子如劉單子止乙丑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醴延定稠
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鞅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
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
天所廢也○劉氏傳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
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胡氏傳景王
寵愛子朝使薛子配嫡以本亂
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氏註
河南鞏

縣有黃亭東漢志鞏有黃亭西北有湟水○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
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文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平宮辛卯鄆伐皇大敗獲鄆王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劉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為諸王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胡氏傳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舉亦著矣○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告羣臣曰王而禪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子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通鑑謂明其正也○秋劉際猛雖王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註王城鄆今河南縣屬也○傳冬十月丁巳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前城人敗陸渾于杜○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是居尊得正又以前諸王子也○前王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禮也○通鑑謂明其正也○胡氏傳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舉亦著矣○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告羣臣曰王而禪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子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通鑑謂明其正也○秋劉際猛雖王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糾逆為後世戒○愚案冬十月王子猛卒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氏註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

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傳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辜也

晉人圍郊
傳二師圍郊癸卯邾潰王使告閭庚戌二師還○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聞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

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其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舉自見矣

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荷莒羊牧之曰君過之鳥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杜氏註雞父楚地安豐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替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皐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穀梁為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皐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共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秋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註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壬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鄭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鄭甲子尹辛取西關丙寅攻鄭崩潰○愚案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其篡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有疾上再有公

字義文也○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為恥然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憤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矪卒子也姑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冬吳滅巢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齊行勞王于豫章

之汭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葬杞

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黃父

諸公穀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晏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聲矣惟蠹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石師不敢對受命而退○胡氏傳以王猛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于朝之眾尹召南宮甘氏之黨疑多助之在朝也然黃父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諸侯之責何美之有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有鸛鵒

來巢

鸛公羊作鸛○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

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鵒來巢氣使之也鸛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再雩九月己亥公孫

于齊次于陽州

已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傳初季子公若怨平子邱昭伯亦怨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

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為辭不哀可見矣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

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使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

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室使祝宗祈死戊

辰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杜氏註陳留外

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胡氏傳

宋元意如之外舅也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時諸侯遠矣故卒其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胡氏傳齊魯邑也直書齊侯取

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是公不絕

於魯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

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其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自而他人是保則不君

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道季氏

為亂君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為後世戒深矣○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

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註三月公至自

月而葬速

齊居于鄆

傳言魯地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

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

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夏公圍成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高

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

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

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臯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

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鉅師師從公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師之請實弗許曰信女足

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

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秋公會齊侯莒

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臯成具矣

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傳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九

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也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單子如

月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刀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

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晉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
 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鄆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于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之徙都成周○今案左傳則冬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然至三十二
 年書城成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註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如
 高郵孫氏及胡氏皆以成周即京師蓋未考王城成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
 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

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
 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
 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
 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
 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墨兒之兵是
 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
 深切著明也哉○何休註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
 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尹氏為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

吳弑其君僚

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鱣設諸劍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
 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劉氏傳親弑僚者闔閭也其稱
 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也闔閭弑僚則曷為以眾弑君之辭言之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于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眾弑其君也○胡氏傳諸
 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者得為
 君故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舉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
 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
 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
 辜大臣稱國弑君之意
 楚定殺其大夫卻宛
 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今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卻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卻氏
 之族黨○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
 乎然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也○愚謂特

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秋晉士鞅宋

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傳會于扈今

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

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

序今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宋衛之大

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爾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

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

貨解無貶辭者以今成周故也霸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應而存之此

春秋之所以扶微救亂也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

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

侯乾侯晉境內邑杜氏註在魏郡斥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

丘故城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

在魯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泰山孫氏曰公

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

如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

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註以乾侯至

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

如晉次于乾侯傳子家子曰齊平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夏四月

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杜氏註民逃其上曰潰

潰散叛公穀梁傳潰

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胡氏傳公之出奔處

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于罟獲陷穽之中

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

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

為後世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

書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
在則存君父臯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
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鄭潰客寄乾侯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氏廢遷
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臯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
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廢之而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
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

頃公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
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
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敵國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使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
猶懼其至吾又疆其難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歸其妻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丁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

人之有餘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
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敗亟肆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殆病○
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
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豈可遽絕之哉徐子
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
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微旨曰
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臯之而反與之為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之歸一軀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
意如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
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臯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意如怒未怠子姑歸祭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
○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

春秋列傳卷九
通志堂

亂無助順向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

正之意也○監杜氏註東海昌慮縣○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各重地故也○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

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杜氏註闕魯邑今案昭公之難

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邾取闕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吳伐越

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

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

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

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愚案杜氏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成周乃自王城而遷

都之時故因諸大夫之城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魯公薨

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葬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多矣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卒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邾公圍成邾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有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所書圍成邾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何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為未可知

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罔其傳則未知己之有辜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穆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墳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今案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已晉魏舒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於韓簡子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家徵於鬼宋畢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

著秘引其言卷一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辜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叔孫成子適公之喪于乾
侯季孫曰子家子也言於我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君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夫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

之期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卽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厥品級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
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
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夫卽位大
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
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
薨定之卽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愚案季氏親逐
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
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
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旣失而進退舉措尚何
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爲永鑒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氏將溝焉祭駕轎呂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闕公
氏將溝焉榮賀焉曰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

也。雪月雪之正也。月之爲雪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雪雪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雪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雪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也。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

喜秋長氏集主卷十

—

通志堂

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案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神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久桃之宮聖人特書必有冒謂煬公不如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林放之歎矣
 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註雉門公

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太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
 秋楚人伐吳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墓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

於禍敗失國也杜氏註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殺梁傳言新有

臺方爾人見誘以敗軍如其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儲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

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並作三月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拔拔公羊作枝枝地闕○傳盟于邾修邾好也杜氏註邾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

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

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召陵見傳四年○傳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欲先從者酒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
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
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亂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
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
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楚境故書侵
○程子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
其舉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辱之○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
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
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晉晉於羣卿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臯鼫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
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處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
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橫政於上國也○今案書
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臯其志卑
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葬以
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臯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
及哉○陸氏微言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臯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

臯鼫公羊作浩油杜氏註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傳及臯鼫將長
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長弘乃長衛侯於盟○陸氏蔡例曰重言諸侯

劉子不與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
故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杞伯成卒于會

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秋七月

公至自會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劉卷卒

杜氏註即劉蚩也○陸氏
纂例繼內諸侯不同列國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傳楚為沈故圍蔡○襄

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

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

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

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

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舉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

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

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

通志堂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

奔鄭

柏舉公羊作伯呂今本穀梁作伯舉○傳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語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水也我用水而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而不可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畢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辜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而有請于吳

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臯

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字諸皆懷

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

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

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並作楚○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

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鄧鄧公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若以君

憂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

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

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後會之大敗夫槩

王于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

師敗又戰於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

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擄平王之墓

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

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

傳聖人誰毀誰譽故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夏歸粟于蔡

傳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粟蔡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晉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傳吳在楚也○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璆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範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誅逐公父歌及秦遄皆奔齊○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卑惡見者貶絕以見卑惡也有不待貶絕而卑惡見者不貶絕以見卑惡也○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暈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

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暈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末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卑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卑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難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襄陵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睽谷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開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羊作速後同○傳鄭滅許因楚敗也○今案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圍於鄭鄭為鄰至成十五年遷棄之後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析遷密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焉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閭沒成周且城晉靡冬天王處于姑舊避亂也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

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辜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事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讐以為必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宋樂祁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

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瀾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買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謹案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漬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

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案元城今屬大名府○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鹹○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片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尊人也不亦信乎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

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案魯陽虎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案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公至自侵齊

公至自侵齊

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郭○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襄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後九內侵七宣

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公

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杜氏註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輕也故隸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秋七月戊辰陳

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

杜公羊作趙遂侵衛

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

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如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忠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繇牢報伊闕也遂侵衛○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懷服則失霸朝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葬曹靖公○九月

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師侵衛晉故也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註叛晉也從祀先公

杜氏註從順也先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劉氏傳從祀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爲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以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盜竊寶玉大弓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傳季寤公子不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通志堂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齊公孫舍孫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臣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師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邱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得

寶玉大弓

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遂齊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何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

主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國故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六月葬鄭獻公。○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註五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奔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

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

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煩○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傳公

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立不偪奸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萊人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則君辱君辱則臣辱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奈何類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臯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晉趙鞅帥師圍衛報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類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

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杜氏註邑皆

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謹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謹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敗魯人得魯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程氏傳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比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鄆

鄆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鄆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何忌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鄆公羊作費誤也○傳二馬正侯紀殺公若弗能使其圍人殺之侯紀以鄆叛武叔懿子圍鄆弗克

孫謂鄆工師駟赤曰鄆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與鄆人為之宣言於鄆中曰侯紀將以鄆易於齊齊人將遷鄆民眾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紀止之曰謀免我侯紀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紀奔齊齊人乃致鄆○胡氏傳侯紀以鄆叛不書于策

通志堂

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綱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思恩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

宋公子他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

疾乃逐桐門右師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于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安○安甫齊地案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

傳武叔聘于齊○杜氏註

謝致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

○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舉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視之也蓋云者舉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

石彊見脅於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劉氏

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

曹入于蕭

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

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

冬及鄭平叔還

如鄭泣盟

傳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

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

師墮郕

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謹案墮毀也毀

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

邠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
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
孟孫惑於爲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
人去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師伐曹

傳衛公孟彊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爲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師墮費難者何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百雉而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
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郕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
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
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胡氏曰三都之
墮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
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下
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作晉誤

也○黃齊地○杜氏註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

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爲魯而墮三都亦幾於
亂孔子之爲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
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爲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
可治也孔子爲魯而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
能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胡氏傳
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
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爲此亦不能爲
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杜氏註垂葭一名鄆

氏高平鉅野縣有鄆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郤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
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夏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
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夏築蛇淵囿魯政不脩而
非時勤民築囿泰己而已志不及國○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
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傳趙鞅謂鄆郭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
以為邯鄲而宣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
私有所討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
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
也而書曰叛人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傳寅下
臣不當專上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羊傳寅下
有及字朝

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傳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
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
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
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
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
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皆盟於鄭會于夷谷軟於黃而
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
射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舉均也鞅以有助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
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薛弒其君比
當國大臣之辜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羊殺
梁作晉○

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
君貧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辜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
鰌曰無害于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之黨夫人之黨
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胡氏傳衛侯不能
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
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
牂○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

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臯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李○檇李

吳地杜氏註吳郡嘉興縣南李城今為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臯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胡氏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杜氏註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間謀救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

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

侯宋公會于洮

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洮大義亡矣

天王

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祖實也服曰賑

非禮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之歌之曰既定

爾妻諸盍歸吾艾殺夫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夫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夫子奔宋○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夫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夫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負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之幸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于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驅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辜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案劉氏之說發明蒯聵之不敢弑

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由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彊出奔鄭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奔鄭自鄭奔齊宋公之弟

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孫孟孫氏之所為也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傳邾隱公來朝鼯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二

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

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

非滅之者獨有臯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

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臯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

子豹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註運名二吉故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穀梁傳高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

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

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罕公鄭罕達帥師伐宋

軒○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

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

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繼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傳渠蔭公羊作蘧除○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雖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

邾子來奔喪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秋

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下同○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八月庚

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

來奔喪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穆乃古昃字○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姒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通志堂

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冬城漆杜氏註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
 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
 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愚案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
 畏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務鄰怨二
 年取其田七年浮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
 畢而取謹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註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
 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
 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
 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
 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
 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讎之輕重有至於
 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
 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怒楚之目羊斟也○襄陵許氏曰蔡侯
 怨楚不思本務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患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
 志愧於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傳郊牛下有
 句踐矣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
 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

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鷩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秋

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伐邾

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

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鄆水矣。今又取其鄆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癸巳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魯為三人伐

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魯為列

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邾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辜。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

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初衛侯遊于戚，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愚案：蒯聵必無欲弑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此子書之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

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

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在戚城南。○傳

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盜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

通志堂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

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傳吳洩庸如蔡

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驪以說哭而遷墓久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驪以說吳言不時遷驪之為○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驪則書大夫而稱國言若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擅放之也驪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驪焉稱國以殺殺無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驪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驪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

為衛君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崩殯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

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

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適漢景諱也

杜氏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宋樂髡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闢曹曹不並力而好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註公子驪之黨○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驪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

其國雖云邾政不脩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弑。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駒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翬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翬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駒而殺公孫駒公孫駒殺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胡氏傳案左氏翬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誰吳又委舉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翬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翬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弑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君上得舉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辜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駒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襄陵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也傳及。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傳楚胡氏註並見上。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傳楚胡氏註並見上。方左司馬駁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汜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晉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夷猶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舉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舉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曹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城西部。杜氏註。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此春秋所惡。城西部。杜氏註。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捨之捨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廵。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于茶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

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于高昭子立荼寬羣公子於萊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愚案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

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
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
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氏阻焉所謂
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事國日
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

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
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
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

後雖城邑不復志矣。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
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侵陳脩先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
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鮑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愚謂
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

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辱其不忠也。叔還會吳于柵。柵見襄十
年註○襄

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柵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
衰弱後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
吳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吉上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棄國逃難亦不知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
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
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若然之可移於令尹司馬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天諸有辜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宗正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足
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皇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
也宜

齊陽生入于齊。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速夜至於齊僖子使
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
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曰王豹于句當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

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齊陳乞弒其君茶 茶公羊作舍○傳公使未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三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杜氏註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之家憐老皆疑於免辜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辜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辜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案老丘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衛不服也 夏

公會吳于郕

郕即舊郕國杜氏註今琅邪郕縣○傳公會吳於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嘗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以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今案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季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有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拆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邾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毫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殺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郕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廖服也○胡氏曰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爲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

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於此書而不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

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疆言霸說於曹伯陽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曰丘大城鍾邱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

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

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還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旦夕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取者之戒也

謹及闡

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宛丘龍蛇縣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

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歸邾伐故賂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

政○謹案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闡

傳及齊平九月臧實如如齊蒞盟齊問立明來蒞盟

日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

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贖之嬖許駁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

哭子姚救之大賂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于戈許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鄭

杜氏註

報雍丘冬十月

夏楚人伐陳

傳鄭即

秋宋公伐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邾隱公來奔齊切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

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辜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辜也齊侯爲是取謹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辜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謹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者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夏宋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春取其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晉趙鞅帥師侵齊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還○襄陵許氏曰助吳亂華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辜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宋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春取其

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
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

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衛公子孟彊自齊歸于衛○

秋葬薛惠公之冬楚公子結帥師伐

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譚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本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臯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臯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臯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臯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臯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或問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者也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號舉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國也吳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嗚呼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傳齊爲息故國書萬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君平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

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
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
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
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
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
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喪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
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
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
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
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闕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闕
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夏陳袁頗出奔鄭袁左氏穀柔作輶傳初輶
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夏陳袁頗出奔鄭頗為司徒賦討田以嫁公女
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
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五月公會吳

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

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丁
公○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
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
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王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

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

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
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
中敏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
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
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
一○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
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

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如賦於古合何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子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竟不書葬者深諱之○胡氏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不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執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

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公會吳于橐臯

臯橐音章夜反一音託橐臯吳地杜氏註在淮南浚遼縣東南地譜云浚遼故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公羊作運杜氏註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縣亭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傳吳微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鄆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品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

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冬十有二月

冬公羊作蝶

孫遂圍品十二月鄭罕達救品丙申圍宋師

也○杜氏註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冬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

桓魋者有賞難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郤延以六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成卒

成公羊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晉地杜氏封丘縣南有黃池

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時無餘師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雖而戰也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孫庸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昃矣大事未成二臣之臯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襲吳其郭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舍大夫而諒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振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徽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桴親鼓三軍皆譁鉦以振旅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又身欲因晉之禮因晉之權而諸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合乎諸侯以尊天王吳工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廬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所載為詳但所載尊周室之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黃池之會左氏傳以為先晉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矣考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崇卑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晉侯

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鉅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其不周之衰也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替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